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民族魂·热血花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民族魂·热血花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魂·热血花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79 - 1

I. ①民…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433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5 字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民 族 魂

第一回	狼狈为奸父子有同心	3
第二回	风声鹤唳鸡犬皆不宁	21
第三回	徒劳往返受愚又遭灾	39
第四回	心若蛇蝎矮子假慈悲	57
第五回	忍饥挨饿壮士志可嘉	77
第六回	梦魂颠倒淑女苦难言	92
第七回	一计莫筹群丑奈何天	105
第八回	望穿秋水慈亲欲断魂	121

热 血 花

第一回	死别生离 伤心人别有怀抱	131
第二回	义结金兰 为救亡义无反顾	145
第三回	激昂慷慨 英雄偏逃美人关	159

第四回	丧失心肝	媚敌岂管老百姓		173
第五回	鱼肉乡民	压迫不尽滚滚来		189
第六回	利诱小人	透露机密滔滔说		208
第七回	害人害己	死到临头悔已迟		226
第八回	救民救国	花开热血报国时		242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57

民族魂

第一回

狼狽为奸父子有同心

珠凤小姐如握：

秋风是不停地吹送，天空中的浮云，灰白色的，微微地毫无目的来去驶行。那一钩镰刀似的新月，一会儿躲藏，一会儿显露，好像是害羞，好像是沉吟，显出那样愁眉不展的样子。这是在醉月轩酒楼我们话别的那一夜，大家手里握着酒杯，抬头望着窗外的云和月，各人的脸上都浮现了凄凉的意味。显然，歧路分袂，河梁惜别，谁能不勾引起了无限依恋之情？别后天各一方，劳人草草，终日奔波，所以虽易二度寒暑，才至今日，作书问候。并非嵇生性懒，实在无暇握管，还希原宥才好。

在这里我虽然有许多话要对你告诉，不过事实上我觉得很难说出来，不过使你可以安慰的，总算贱躯尚称顽强。现在我还是把两年前离别后的情形来说给你听听。这次出门，幸托上天庇佑，一路平安。沿路的风景真是十分美丽。我在船中闲着无事，每日站在甲板上以欣赏风景为消遣，觉得长江口子的形势真是险恶得很。金山和焦山的秀丽，仿佛二八女郎那种婀娜的姿态，层峦密密，好像杨柳细腰。还有小孤山矗立在江心之中，黄鹤楼高耸在云端之际，无不使人景仰，引人入胜。想你蛰居乡村，一定要感到没有

同行为憾了。

汉口的气候与这里相仿，现在正是深秋的季节，这几天里已经是很寒冷了。做客在异乡的游子，尝到的滋味无非是一灯做伴，和那四壁的虫声罢了。回忆过去和你在故乡的时候，漫游在青山绿水之中，踱步在花晨月夕之下，那当然是大不相同的了。

不过我猜想今日之家园，当然也绝不会像两年前那么令人感到山明水秀、风和日暖的情景了。在我脑海里构成了一幕幻象，也许是残壁颓垣，遍地豺狼，恐怕是满目疮痍，令人会感到无限的悲凉吧。我话虽然是这么地说了出来，但我的眼眶子里已贮满了心痛的泪，这泪绝不是懦弱的表示，我要把这泪来雪我心胸中的愤怒和积郁。

我相信我和你虽然是远隔在两地，不过你绝不会改变你从前对待我那一份的忠诚。所以我很放心，我也很感激，我的母亲一定会得到你尽心的照顾。假使我还有和你见面的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你这一番给我代子尽职的大恩。

校中几个同学，他们大概都很安好吧？萧家兄弟青、红二郎的性子太躁，小狗子的脾气太戇，还得请你常常向他们劝诫才是。最后，我希望你会去支配恶劣的环境，千万不要让环境来支配你才好。不过我相信你是个洁身自爱的姑娘，你当然会珍爱你自己的前程吧。

夜是深沉了，话也说得很多了。我的精神有些疲倦，就在这里搁笔了。祝你健康！

江上燕书于汉口郊外三鼓

九月十日

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梧桐树，树叶十分茂盛，在绿油油树叶内掩映了两扇很洁净的窗户。窗户是打开着，凭窗有个二十许的姑娘，

她穿着一件灰青色的旗袍，头发是乌油滑丝的，十分光亮，披散在脑后，更衬托这那个白里透红的脸娇艳得好像是朵玫瑰花般的美丽。因为她只显露了上半身，所以这好像是一幅扇面的画片，令人感到十分可爱。她一手托着红喷喷的香腮，一手展着那张信笺。原来上面这一封信就是从她樱口之中轻轻地念出来的。珠凤在念完了这一封信之后，她两眼抬上去，望着那棵高大梧桐树的顶尖上，呆若木鸡般地出了一会儿神。忽然间她的双蛾一蹙，两行热泪便从她粉颊上像蛇行似的爬下来了，芳心中暗想：上燕的猜测是准确的，我真佩服他的料事如神。现在故乡哪里还像以前一样令人感到诗情画意那么可爱了，它是笼罩了阴暗灰黑满显着乌烟瘴气的意味。唉！天高公道蔑，人少畜生横。遍地虎狼，这叫人还有什么可说呢？珠凤一面想，一面忍不住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取出一方手帕来。拭揩了一下眼泪，接着又想下去：自从战事开始以后，上燕预料到这战局一时不会结束，而只有扩展，所以他宁愿把一手创办的学校暂时放弃，而抛弃老娘，离开家乡，出外去寻找他的新生。果然在两年后的今日，战局蔓延到整个的中国，而甚至于整个的世界。现在敌人已进占了我们的邬镇，因为爸爸胆子小，生怕日本军有什么大屠杀的残酷行为，所以带了我们到张家村来避难。好在村长张老实从前是受过爸爸恩惠的，所以张老实把他西厢房一共三间安顿我们父女住下，虽然说不上什么舒服，但作为暂时避难之用，当然还不算局促。珠凤正在细细地沉思，小丫头柳五儿悄悄地拧上了一把面巾，低低地说道：

“凤小姐，江先生在信中到底写点儿什么呢？你干吗伤心得流下眼泪来了？我给你拧了一把手巾，你快擦个脸吧。”

“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写的是敌人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那种残酷的行为真是惨无人道，所以我忍不住伤心起来了。柳五儿，我问你，刚才你和少爷从镇上回来，不知道江先生这封信少爷也瞧见过吗？”

珠凤接过手巾，她在擦脸的时候，向她低低地告诉。忽然想到上燕这一封信是写到邬镇家中，幸亏自己叫柳五儿到邬镇家中去拿取物件，所以把信带了回来。不过她怕这封信给哥哥也瞧过了，因此她又叫了一声，向她低低地问。柳五儿摇了摇头，说道：

“邮差送信来的时候，少爷齐巧到城里去拜见胡老爷了，所以他没有知道。我也晓得江先生在着的时候，少爷和他的性情很合不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他。况且江先生本来是写给小姐的，我为什么要去告诉他呢？小姐，我对你说一件消息，恐怕你听了也会生气。少爷做人太糊涂了，这次我们逃到这里来避难，少爷因为少奶奶还在城里娘家胡老爷家里，所以少爷说迟一步逃，预备陪了少奶奶回来一同逃到这里来。可是我听邬寿说，并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原因是少爷的丈人胡老爷在城里已组织了什么维持会，而且做了会长，因此少爷很眼痒，预备去讨个差使来干。人家都说维持会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想不到我们为了日本人而逃难，少爷却还要替日本人去做事。亏他还是一个从上海大学毕业回来的知识分子，就是我没有上过学校的柳五儿心中想来，实在也是太不应该的了。小姐，你说我这话可有道理？”

“哦，原来如此，这就难怪了，想不到亲家胡老爷还会认贼作父，更有我哥哥去讨一个走狗来做做，这真是太没有灵魂了。柳五儿，那么少爷从城里回来，可有什么别的消息吗？为什么我嫂嫂依旧没有一同带了这里来呢？”

珠凤想不到柳五儿絮絮地会告诉这一大篇的话来，一时芳心不觉别别地乱跳，同时她和柳五儿一样地绷住了面颊，表示内心真有无量愤怒的样子。柳五儿听小姐又这么地问，遂把小嘴向外面努了一努，冷冷地说道：

“少爷说，城里太太平平，少奶奶住在那边真舒服。虽然东洋鬼在胡老爷家中常有进出，不过彼此都是客客气气，所以少奶奶不肯回来，她说谁高兴逃到乡村里来受苦，那才是傻子！”

“柳五儿，好了好了，有其父必有其女，你也不要说下去了，叫我听了，连肚子都胀破了。此刻少爷在哪里？我想他和爸爸一定在商量做官的事情。”

“少爷和老爷正在谈点儿城里的事情，小姐倒不妨也过去听听消息。”

柳五儿见小姐非常生气的样子，遂向她低声告诉。珠凤遂把信笺塞进信封，藏在袋内，悄悄地步出书房外去了。

西厢房原分作三间，左首就是珠凤和柳五儿住的卧房，右首是珠凤父亲邬振雄的下榻，现在耀宗少爷也来了，当然可以和他父亲睡在一个卧房。中间原是个客堂陈设，此刻却堆满了箱笼等杂物。珠凤跨出卧房的时候，却见邬寿打了一盆面水，匆匆地正向右首房中走进去。珠凤连忙闪身躲入小天井里，偷眼向窗户外望进右首的房中去。只见哥哥耀宗把小小一个白手包打开来，取出一个白瓷的小缸，倒非常灵巧，他伸手打开缸盖，递到父亲的面前，低低地说道：

“爸爸，你倒试试这个看，岳父说，这是东洋来的，不但力道足，而且香味更好。我在岳父家里已经试过两筒，觉得比云土还要高一肩。你闻一闻，香味怎么样？岳父说带来给爸爸尝尝味道。”

“嗯！香味儿确实好，云土还不及它香。倒难为亲家想得到，不知道这里多少分量？”

振雄接过烟缸，在鼻子上闻了一会儿，脸上堆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一面向耀宗望了一眼，又低低地问。耀宗一面走到桌边去预备洗脸，一面回答道：

“这里只有三两五钱，岳父说，假使爸爸很对口味的话，下回可以再去多带一点儿来的……邬寿，邬寿，这洗脸水怎么这样凉？”

耀宗把手巾擦到脸上去的时候，忙又直起身子来，连叫了两声邬寿。这时张老实站在旁边，因为邬寿放下面水就走出去了，遂连忙自己接上去说道：

“宗少爷，我屋子里有热水，我去拿来给你。”

张老实一面说，一面匆匆地出外，不多一会儿，他提了一壶开水进来，在面盆内又掺和了半壶开水，然后在杯子里冲了茶，笑道：

“雄老爷、宗少爷，你们请喝茶，乡下地方什么都不方便，爷们在镇上住惯了，到了这里，难免就处处都受了委屈。”

“张老实，你不要客气，我们是避难来的，还有什么讲究呢？我觉得承蒙你这样招待，已经是很舒服了。耀宗，你看城里的风色究竟怎么样呢？胡老爷亲家是不是一定肯帮忙呢？”

振雄觉得张老实说得太客气，倒反而叫自己心中过意不起，于是摇摇头，表示很满意地说，但说到后面，又向耀宗望了一眼，轻轻地问。这时珠凤站在小天井里，听爸爸这样问，方知道哥哥到城里讨差使，在事先和父亲已经有过一度商量的，想不到他们爷儿俩就瞒着我这一个女孩子，一时想起过世的母亲，心里无限悲伤，几乎流下眼泪来了。就在这时，忽见哥哥抬起头来，他有点儿哭里带笑地“啊”了一声，把他手指上的伤痕示给爸爸看，一面说道：

“爸爸，你看我的手，说起来，这种人的野蛮，的确有些像强盗！”

“啊？怎么啦？你指上的戒指呢？”

“抢走了，还算运气，没有把我这二两半的烟膏子抢了去。”

“奇怪了，想不到他们眼孔这样小，难道连一枚金戒指都要的吗？你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们被抢了的？”

“我从城里回来，快要到邬镇的时候，不料就遇见了他们。他们一个个的手上都提着鸡呀鸭呀，有一个拉着我，看见我手上有金戒指，不等我自己脱下来，就使劲地一勒，害得我把皮都擦破了。幸亏我身上有城里维持会写给镇上山村队长的信，哦，我忘记告诉了爹，老丈人说，叫我们明后天拿了这封信见山村队长，看来事情大概有七八分的把握。”

邬振雄听了儿子这样报告，不由皱了眉毛，觉得这些野蛮民族

到底不大好对付，所以心中也有些感到忧愁，望着儿子的脸，急急地问。耀宗一面回答，一面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遂把手水渍揩干了，从公事包里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他父亲看。振雄虽然是看了一会儿，但看得明、摸得平，却是一些都不知道里面说的什么，原因里面都写的日本文，一时感叹地说道：

“从前清政府打进中国来，说话虽然两样，但文字总不会变的。现在换了东洋文，我活了这六十多岁来，实在是视若无睹，真所谓狗看星星一天明哩！”

振雄在毫无思索之下而说了这一句话，但仔细一想，他的两颊也不由红了起来，暗想：我这人真是老背了，怎么说出这一个比方来？难道我连自己都承认是狗吗？幸亏张老实是个村夫，而且年纪还比自己长了一二岁，他大概也不了解这一句话的解释吧。振雄自己宽慰着自己，所以他的态度又显得自然了一点儿。但张老实在旁边忽然若有所思的样子，说道：

“说起认识东洋文，我们村子里只有江上燕这个孩子，可惜他在两年前就逃到别处去了，不然也在村子里倒大有用场，因为他不但认识东洋文，而且还说得一口好东洋话。”

“哎，你说这个江上燕，是不是在这里乐民小学里做过校长的吗？他这个孩子，我倒看见过两三次，人才是很不错，就是性子太刚一点儿，这种人往往容易闯祸，假使把他弄得得法，倒未始不是一个好帮手。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办事，家里也常常有书信到来吗？”

张老实的话倒把振雄提醒了。他心中暗自盘算，假使我要登台的话，像江上燕这样人才倒是少不了一个的，所以他向张老实低低地刺探，在他是很希望把江上燕利用的意思。但耀宗不待张老实回答，先有些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说道：

“其实说了几句东洋话，也算不得什么稀奇，我只要用心学习半个月一个月，保管也会和东洋人对付一下。江上燕这家伙，我看见

了顶讨厌，眼睛生在头顶上，好像除了他就没有旁人的样子。中日战事一发生，他好像是中国主席，喜欢瞎起劲，一天到晚连课也不上了，叫学生们和那班乡民去演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皇军转眼到了这里，他便逃得无影无踪，害得几个学生子无知无识地还是说什么抵抗啦、奋斗啦，被皇军听见，结果白白地牺牲了性命。你想，这家伙不是害人精吗？他这次要还在这里的话，我不给他一点儿颜色看，他也不知道我的厉害呢！”

珠凤站在院子外，听他们说到江上燕的头上，而且哥哥把江上燕仇视得这个样子，于是她再也忍不住地奔进房中去，向耀宗冷笑了一声，说道：

“哥哥，我倒要问你一句话，你和江上燕心中到底有些什么过意不起？想他也是一片爱国之心，假使个个人民不爱祖国，恐怕中国早就亡了。就是因为中国人自私心太重，所以分出什么党、什么派，大家各为地盘，争权夺利，把国内建设置之脑后，工商业更不必谈，连中国以农立国的农产都弄不好，到处荒年，再加上兵灾，民不聊生，你想，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不要叫日本人不侵略到中国来？谁知还有你们这一班自以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大学生，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做狗！去做傀儡！我试问你是否对得住你自己的良心呢？”

“什么？什么？妹妹，你敢拿这些话来侮辱我吗？哦！原来你和江小子有了交情啦，所以帮着他来向我反对了，很好，很好！你既然是个爱国分子，你为什么也会怕死？有勇气，你就不用跟爸爸逃到这里来！”

耀宗冷不防妹妹会从外面奔进来向自己教训了这一番话，一时两颊涨红得好像血喷猪头似的样子，他气得全身有点儿发抖，几乎暴跳如雷起来。珠凤听他反过来向自己嘲笑，遂也毫不容情地白了他一眼，说道：

“我怕死，你不怕死？所以你还想巴结日本人，预备做官去对

不对？”

“放你的屁！我做的事情，由你来管吗？爸爸，你听妹妹这样欺侮我做哥哥的，你爸爸也得说句公平话呀！”

“珠凤，我和你哥哥在说话，你是一个女孩家，原不该来插嘴吧！”

耀宗在言语之间对付不了妹妹，因此只好向父亲讨救兵。振雄虽然把珠凤疼爱得像掌上明珠，不过对于她刚才说的一番话却也并不以为然，所以用了严肃的态度向珠凤喝住着，是叫她不必多管闲账的意思。张老实在旁边也劝解道：

“凤小姐，他到底是你的哥哥，你总得让他三分，还是省几句话，马马虎虎算了吧。自己人争得面红青筋的，也很不好意思呀。”

珠凤听大家都有庇护哥哥的意思，一时把脚一顿，哼哼地响了两声，掉转身子愤怒地走到自己那间卧房去了。张老实见耀宗向前跟进一步，好像还有什么言语要发作的神气，遂伸手把他拉住了，赔笑说道：

“宗少爷，你不要跟她女孩子一般见识，凤小姐年纪轻，到底不大懂得事情，所以你看在雄老爷的情分上，也就原谅她三分吧。”

“张老实的话不错，耀宗，你就不要和她计较吧。看她从小没有娘，你就可怜她一点儿。女孩子心中一有了气，回头又得哭一场。”

耀宗听爸爸和张老实都在劝解自己，那么终算也有了一点儿落场势。不过他口里还显出很生气的样子，说道：

“不是我说句马后炮，女子就不能受高中的教育。假使她没有在中学里混上了几年的话，她有胆量向我说出这几句话来吗？所以我说十个女子倒有九个是被读书读坏了，我想这大半还是受了江上燕这小子的影响，所以她的思想便越说越不像话了。”

“算了算了，不要再提这个话了。耀宗，你刚才怎么说？幸亏这一封信……怎么样呢？难道他们抢了你的金戒指后，还不肯放你通行吗？”